本期导读
A25 空调外机何时摘“高危”帽子
A26 小区公开信惹上名誉官司
A27 违规操作引发事故算工伤吗

社会与法

本报政法部/新闻编辑部主编 | 第111期 | 2013年7月26日 星期五 责编:顾 玥 视觉:窦云阳

“乖小孩”夺刀刺向吸毒继父

本报记者独家披露长宁区一起人伦惨剧的幕后故事

首席记者 **潘高峰**

6月28日,长宁区一间窄小的民居里,一名男子浑身是血躺在床上,没了呼吸。他的身旁,放着一把带血的匕首。

下午2时许,报警电话里传来一个惊慌的男声:“是110吗?这里出事了,有人自杀了……”

接到报警,长宁公安分局华阳路派出所民警最先赶到。一进门,民警就看到了死者,还有一对母子在破旧的沙发上相拥而泣。最为震惊的是,在满屋的血迹中,民警看到了一丝杀机。

一起蹊跷的自杀案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?随着警方调查,案件脉络逐渐清晰。

绍波 图

惨剧:孝顺孩子刺杀继父

报警地址是长宁路某弄居民楼底楼一户人家。据最早到现场的派出所民警回忆,一进屋自己就感觉不对劲:“屋里到处是喷射状的血迹,死者张勇身上被刺4刀,无论伤口的角度,还是凶器摆放的位置,都不像自杀。”

刑事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后,经过勘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。长宁分局刑侦支队一位老民警将死者儿子小马叫到一边,仔细询问当时的情况。小马很紧张,马上就坦白了:是自己杀了继父;事件的起因是继父要钱,两人发生争吵,继父拿刀要去找母亲,他很害怕,奋力阻止,两人激烈搏斗中他夺过刀刺死了继父。惨剧发生后,小马说“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”,惊魂初定,他打电话给母亲,然后又打电话报警,称有人自杀。

消息传出后,无论是居委会干部还是邻居都感到震惊。在大家眼中,小马是个孝顺孩子,平时话不多,但很懂事,与母亲相依为命;死者却是个“大烟鬼”,这些年一直在监狱、戒毒所里进进出出。

逐渐了解小马的家庭故事后,社区民警、刑侦支队的民警都感到惋惜:“做警察这么多年,值得同情的凶手也就这样一个。”

究竟是怎样的冲突,让一个众人眼中的“乖小孩”举起刺刀?又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,埋下父子间不可调和的矛盾?人伦惨剧的背后,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?记者采访了看守所里的小马,还原出一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、一段灰暗笼罩的人生、一个逆境中一度坚持的梦想。

这个孩子,在即将看到光明的那一刻,沉沦了。

往事:痛恨一直埋在心底

7月14日,酷暑。在长宁公安分局看守所,记者见到了21岁的小马。面目清秀的他剃着板寸,脸上还带着孩子般的青涩,双手双脚戴着手铐和脚镣,走路很缓慢。他右手拿着一根棒冰,这是高温天看守所给在押犯罪嫌疑人的福利。

说起死者,小马显得挺平静,直到记者追问他这些年的生活境遇时,他才突然激动起来,眼眶泛红,哽咽着流下了泪水。

小马与继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,最初并不知道那不是他的亲生父亲。“他很少在家,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或者在戒毒。小时候对他没什么印象,只记得他很凶,印象最深的是,大概我还在学加减法的时候,他喝醉了和母亲吵架,还动手打她。后来我二三年级的时候,一次在家里翻东西,看到他的判决书,上面写着‘贩毒’和‘轮奸’。”

继父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打人,加上结识的人都不三不四,在进出监狱的间隙,总会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这令小马十分抗拒:“读初中时他回来过,那段时间放学特别不想回家。家很小,只有一间房,客厅和睡觉的地方是一起的,他们坐在沙发上吸毒、贩毒,但那是我睡觉的地方。”

“他们用锡纸烧、吸,大声地说粗话脏话,我每次回家根本没法做作业。”尽管不开心,但小马一直把这些情绪埋藏在心里。“我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,不可能和老师同学讲家里这样的情况,别人会怎么看我?也许会同情,但没什么用。”因为没有条件做作业、复习,小马的成绩也越来越差,“老师总以为我智商很低。”

吸毒者的家庭有种种悲剧,但有些情节十分相似。小马回忆,一次银行的人上门,当时只有他在家,“那人说你家的房子已经抵押掉了,借了13万元。我把他赶走了。后来我妈回来我问她,才知道他第二次刑满释放的时候就抵押掉了,用来吸毒,后来钱也很快花光了。”

因为怕母亲难过,加上年纪小也没有什么办法,小马一直没有把自己对继父的痛恨表现出来。长大有了工作,他曾劝母亲离开这个男人,但是母亲总是回避,把话题转移开。“我希望他们分开,但母亲总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。”

案发:一再借钱陡起杀机

6月28日中午,小马在家休息,听到开门的声音。他知道那肯定是继父张勇,因为母亲在上班。“他问我借钱,说要做生意还债。其实我知道,他说的‘做生意’就是贩毒。”

张勇于2012年8月出狱后,这已经是第3次借钱。“之前都是我妈跟我借,后来我才知道是借给他的。”小马不愿意再借。“他要拿手机打电话给我妈,说如果你不借,我就到你母亲单位里去。我说母亲要面子的,如果去她单位的话,工作就没有了。”在小马看来,母亲没有工作的话,要摆脱这个男人就更难了。

其实,自从工作后,小马一直在存钱。因为母亲明年就要退休,但交金还没有交足,还差近3万元,为此小马一直默默地在努力。他在饭店做服务员收入微薄,但一想到能给母亲一份保障,就很有动力。因此眼看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,小马十分愤怒,和继父吵了起来。“吵得很凶,我觉得那天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。”小马回忆。

争执中,继父不断推搡小马,又打又踢。“骂我瘪三什么的,说我不是他亲生的,养这么大他要什么都可以,什么都是他的,他没死我们就要照顾他。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没完没了了。”

在小马看来,有这样的父亲,这样的生活永远到不了头。“我一直希望靠自己把这件事情解决,把这个包袱丢掉,也不用和以后的朋友、和未来的女朋友说这件事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。”

小马被推倒在电脑台上,键盘下的一把刀露了出来。“那是以前他带过来的,不知道什么地方买的。他去年8月份回来后,我把刀藏了起来,担心他喝醉的时候发疯。”小马说,继父一眼瞄到刀,一把抢了过去,“他拿着刀说,我现在就带着这把刀去找你妈。”这句话仿佛是导火索,小马一下子跳起,和继父打了起来,匕首在两个人手上扭来扭去,最终小马占了上风,“我一把把刀夺了过来,刺了过去……”

【记者手记】

他的人生像一棵野草,环境恶劣,却努力生长。虽然用这样的极端手法毁灭他人和自己的人生,大错特错,但一个省吃俭用为母亲补交退休金的孩子,一个为了上学连吃2个月方便面的孩子,最终走出这样的一步,无法不让人心痛。

记者问小马,知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。他说,可能判7到8年吧。对此,无论是民警还是记者都觉得他有些太过乐观。因为家庭贫困,小马没有钱请律师。记者曾建议他申请法律援助,但小马没什么反应,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希望熟悉刑事辩护的律师主动给他提供帮助。

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思考:毒品,不仅对吸毒者来说是地狱,对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更是如此。这样的家庭,社会应有更多了解、关爱和帮助。(文中当事人为化名)

本报记者对话犯罪嫌疑人

记者:还记得当时刺了他几刀?

小马:4刀。

记者:你一直说想靠自己的努力把事情解决,具体怎么想的?

小马:我母亲在一家文化站做保洁,她的收入可以应付我们一般的开销,我就把我的工资存起来,给母亲交金,她明年9月份退休,这样她退休后就有了保障。我和母亲可以离开这里,躲起来过自己的生活。

记者: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?

小马:我一个月拿到手2000元,存1500元在卡里。我目前实习一年,工作了一年。如果不是借给他(继父),能有2.5万元,快存够交金的钱了。

记者:你这样存钱,平时不用钱吗?

小马:一个月除了车费,大概用200多元。吃饭都是在单位,我是在酒店工作,有饭券。

记者:觉得这些年苦吗?

小马:(沉默、哭泣)小时候很弱小,什么都没有。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,别人可以做的我不能。别的同学可以请朋友去家里玩,我不行,感兴趣的事情什么都不可以做。一个小孩子有家不想回,因为家里都是不三不四奇奇怪怪的人,我回去干什么呢?现在回想,能走过来还算不错。那时候没钱,为了交学费,我跟我妈曾经每天吃方便面,连吃2个月。但感觉他不在,怎么样都能挺过来。他在了,就不行了。

记者:这件事你后悔吗?

小马:怎么说呢……接下来要坐牢,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没了,也没法照顾母亲了,感到很痛苦。进来之后反复想了很久,应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,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,只能去面对。

记者:这段时间在看守所过的怎么样?以后有什么打算?

小马:晚上一直做梦,那天发生的事情,还有小时候的事情。我本来打算摆脱他之后去学一些新的东西、自己喜欢的东西,我比较喜欢电脑,想进修IT。不能总像现在这样,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。

新民晚报法治类微信公众账号“新民法谭”今日推出啦!这里有权威的本地法治资讯、新鲜的法治故事、贴近的法律和维权服务。如您想与我们讨论互动,或咨询法律问题,请发送消息或语音。

关注我们,请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,或搜索微信公众账号“新民法谭”,也可查找微信号“xmft2013”。